

母亲的那束花

◎张亚明

又一个双休日,我照例去母亲那儿煮饭陪餐,发现桌上放着绽放的花束,以为是姐姐带去的。午饭过后,雨停了,母亲从小院子里又捧了一束沾着雨珠的鲜花进来,还带着得意的笑容说:“你们看,蛮漂亮的吧?”她把花精心插瓶,从她灿烂的笑容里,我读出了她的成就感。

望着母亲舒展的眉宇和喜悦的神态,我感叹着年过九旬的母亲依然有生活情趣、美好心态,欣慰于她依旧未泯的童心和对未来日子的乐观。我赶紧放下手中的碗筷,请母亲捧起花束,拿着手机定格了这美好而难忘的瞬间。

母亲苦里生苦里长,没有文化,十几岁便顶替奶奶到纺织厂做当车工。父亲常年在外地工作,她和奶奶辛勤劳作,省吃俭用地供我们兄弟几个上学念书。三班倒的母亲总是腾出睡眠休息时间,打理家务、缝衣纳鞋。我们住的几间草屋一直干干净净;我们的衣服虽带些补丁,却总是清清爽爽。母亲常说的一句话是“穷不比富,但人不能邋遢”。每当外人夸奖我们的穿着简朴整洁时,母亲嘴上谦虚着,却压抑不住自豪的微笑。那笑意洋溢在母亲清秀疲惫的脸上,格外美丽动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母亲不辞辛劳的动力,十几年的时间里,我老家的房子就翻造了三次,母亲说,环境的改善让她加倍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与快乐。退休后,她更是把家的里里外外打理得整洁宜人,院子里种上了各种花草,我们都知道那是母亲在过往的繁忙岁月里一直顾不上却又向往着的。

那年拿着相机想好好给母亲拍几张照片,母亲一边推却说“我不上相,你给我孙子多照几张”,一边却不停地看着那相机。我懂得母亲的心理,于是软磨硬缠,最后她走到菜花田边,扶着金黄的菜花拍了几张照片。照片洗出来后,她视如珍宝放在箱子里,还笑着说这是她平生第一次与花拍照。

老家拆迁后,母亲一定要个带院子的底楼,我们兄弟都知道,母亲是难舍对花的那份美好的情结,直至现在,母亲仍在那有个小院子、可以多种一些花的底楼愉快地生活着。

这些曾经在我脑海里不知回放过多少次的“历史影像”,在母亲手捧鲜花的瞬间又快速地倒映着,好像是为母亲的高兴而高兴。是啊,我年迈的母亲,用自己的双手插着心仪的鲜花,装点晚年、装点生活。作为她的儿子,我是否洞悉母亲那深深的皱纹里、暗淡的肤色下还绽放着属于她自己的花朵呢?

想起了朋友的亲情美文《愉色而养》,他的孝道境界莲花般地绽放在我的心田。人总有年老时,幸福花需要的是精神滋养,我们做子女的,应该像那鲜花,让长辈们捧在手里,插在瓶里,养在眼里,喜在心里,让康乐与幸福成为他们心田里永不枯萎的鲜花。在物质生活已很丰富的当下,能让母亲们有花儿般的心情,轻松愉快地安享晚年,也是我们晚辈的一份福气吧!



龙舞

◎子穆

老校长张佑才

◎刘启东

张佑才老校长离开我们已一年多了,我深深地怀念他。

1980年8月至9月,我跟老校长做过短暂的邻居,我家住在二楼,他家在底楼,他们一家四口,每晚在房前纳凉用餐的画面,至今还定格在我的脑海中。20多年后,我赴南通电大(后改为开大)任职党委书记,因修校史需要,才发现首任老校长竟然是张佑才老市长,于是与其取得联系,形成了其后五年连续回校做报告的惯例,多次聆听其教诲,获益良多。

老校长天资聪慧、满腹经纶,更是平易近人。首次前往财政部镇江培训基地拜访老校长,与老校长一见如故,十分亲切。原计划一小时的拜访,因老校长谈性正浓,且老校长事先已安排人准备了中餐,拿出了五粮液招待我们,强调这不是公款,饭后又兴致勃勃地带我们参观了整个培训中心,并允诺以后回校看望师生。

老校长清廉自守。每次回校做报告,既不收专家费,又坚持在学校食堂用简餐,唯一的要求就是叫南通曾经的秘书陪同用简餐。有一年重阳节,他入住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做健康体检,我和时任校长前往拜访,按学校慰问老领导惯例拿出红包时,他笑着说他是中管干部,不属于学校的慰问对象,既没有收红包又幽默地避免了我们的尴尬。

老校长对教育工作情有独钟。他担任副市长时兼任南通开放大学(时称南通电大)首任校长,升任市长后仍保留校长职位,显示了深厚的教育情怀。任财政部副部长期间,他强调教育投资的重要性,并参与财政体制和经费保障改革,推动教育经费增长,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

老校长聪明、乐观、纯粹。“文革”期间,他因为保护被批斗的学校领导,被学校造反派批斗下放到南通县化肥厂,这段经历不仅没有打倒他,反而提升了他“洞悉世事,练达人情”的功力,积累了从政必需的基层工作经验。他不说假话空话,致力于为民办实事,绝无官场的恶习,是深受人民喜爱的党的干部。

斯人虽逝,精神永存。老校长去世后,许多人以各种方式表达怀念之情。其中教育部原副部长、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原副省长,曾任南通市副市长的王湛的评

价最有代表性:“全心全意为民办事实,光明磊落律己做真人,佑才同志堪称楷模。斯人已逝,风范长存!”

老校长在南通工作期间的老部下们于今年5月14日自发组织了一场低调而庄重的追思会,交流发言中,有两则故事深深打动了我。一则是他的秘书江治学的回忆,当时,张市长经常工作到月上树梢时才下班骑车回家。有一天下班时,得知其爱人正在纺织厂上中班,女儿还在幼儿园,于是陪同其一起接女儿。另一则是其大学学弟吴建华的回忆:“文革”结束后,原南京化工学院党委书记李克和在省委扩大会议上动情地讲述了这样一番话:“我能活到今天,全靠我的学生张佑才,他是高教部表彰的三好学生,1965年提前留校担任校团委书记,‘文革’中为了保护老同志,他陪斗挨批,受尽凌辱,最后被造反派逐出校门,下放原籍,从放灰工干起,一干就是好多年啊!我时常想念他。”

作为开放大学的后来者,纪念老校长的最好方式,就是按老校长指引的方向和要求,努力办出让南通人民满意的教育。

和戴老师在一起的日子

◎季永健

戴卫民老师离开我们一年多了,我又想起和他一起工作的那些日子。

我与他相识有20多年了。他先后在《南通工人报》《南通退管报》从事编辑工作。我撰稿投稿,得到了他许多的指导和帮助。有时为了一句话、一个标点符号,他都会和我联系,提出修改建议和意见。他加入市民巡访团后,我们在同一个宣传组,接触得更多了,大家在一起讨论活动策划方案,现场采访拍照、撰写文稿,大力宣传,为文明的南通鼓与呼。他的逝世,是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师长、市民巡访团失去了一位

优秀巡访员。

我在一家民营企业从事多年工会工作,遇到困难和问题,我总会向戴老师请教。2013年,我筹备一个暖心活动——为企业退休员工举行“光荣退休”仪式。我认为,员工们勤勤恳恳工作几十年,是一生的光荣。他们退休了,不能这么随意就让他们离开企业,要让他们风风光光离开奋斗多年的工作岗位和单位,这是对他们的尊重和温暖。我拟定了方案后,就与时任《南通退管报》编辑的戴老师交流了情况,得到他的充分肯定。他对活动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还帮我约请了时任

市退管中心领导到现场为“光荣退休”仪式进行指导。从那以后,我们连续8年、先后为74名当年退休的员工举行“光荣退休”仪式,给他们戴上大红花,请他们走上红地毯,让他们登上主席台,为他们颁发“光荣退休证”……这一系列活动让退休员工们感动不已。戴老师每年都会和我联系,早早来到现场,拍摄照片,采访写稿。

我临近退休时,戴老师了解到我有发挥余热的想法,随即帮我和多处负责人联系,将我推荐给他们;又和我长谈,鼓励我走好退休后的道路……我深深感谢戴卫民老师。